

人類歷史上的傳染病，都是怎樣結束的？

河河谷印象



鼠疫可造成高熱、淋巴結腫大和出血，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病死率極高。

1894年，細菌學家第一次分離了鼠疫菌。而後又過了4年，人類終於證明鼠疫的跳蚤才是鼠疫傳播的罪魁禍首。

第三次鼠疫大爆發時，華人博士伍連德通過解剖屍體發現了鼠疫可以在人與人之間通過飛沫傳染。這一發現讓人們知道了防止鼠疫大規模傳染的辦法——消毒、隔離、火化屍體、組建防疫站，從這以後大規模的鼠疫爆發事件再也沒有發生過。

隨著抗菌藥物的出現，鼠疫，已經可以被治療了。

03 天花：人類真正戰勝的少數病毒之一

傳染源：人與人緊密接觸
病因：天花病毒
天花的消失，得益於一位醫生的偶然發現。

18世紀，英國鄉村醫生愛德華琴納發現，有些擠奶工曾患上過牛痘，但卻從來沒患上過天花。所謂牛痘，就是牛患上的天花，通常一些鄉村女工與牛接觸時會患上。

由此，天花疫苗出現了，人類開始了對天花病毒的反擊戰。

1980年5月，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佈，這種自文明初啓便導致數億人死亡、失明、毀容的疾病徹底被消滅。天花，也成了人類史上第一個被徹底消滅的傳染病病毒。

04 麻風病：通過隔離得到控制

傳染源：飛沫傳播、接觸傳播
病因：一種叫麻風桿菌的細菌
我們一直會有一些孤立的村莊，比如麻風村。

人類感染了一種叫麻風桿菌的細菌，並在整個村莊蔓延，你只要跟感染者握個手，你就是麻風了。

為什麼會麻？神經系統全被這個細菌侵犯了。然後臉上都會長成類似我們看到這個樣子：

歷史上著名的麻風病國王：耶路撒冷鮑德溫四世。

人只要提到麻風都非常懼怕，那我們用一件什么事情把它給做了呢？我們用傳統的流行病學的方法，把他給隔離起來，所有人隔離接受治療，這個問題現在解決了。

05 非典：來得突然，走得也突然

傳染源：人類緊密接觸者
病因：SARS 冠狀病毒感染
關於非典，我們都有記憶。非典最終走向的就是膠着結局。

非典爆發期間沒有研製出有效的治愈藥物，醫護工作者們只能採取最古老的方式——隔離。

控制住了傳染源，切斷了傳染途徑後，新增病例就會越來越少，最終降低到可控範圍內。然後，隨着氣溫回降，非典自己就不見了。

在經歷了長達半年之久的拉鋸戰後，世界衛生組織終於宣佈中國脫離了非典疫情。

06 埃博拉：各國積極研發藥物和疫苗

傳染源：接觸傳播、注射傳播
病因：人類及靈長類動物病毒性出血熱
1976年，埃博拉第一次進入人類社會，雖然在非洲一直有散發病例，但未造成大規模擴散。

2014-2016年，西非爆發了埃博拉疫情，感染2.6萬人，死亡1.1萬人。

2018年，剛果再現埃博拉疫情，2019年底，感染3340人，死亡2210人。

07 H1N1：從席捲全球變為季節性流感

傳染源：豬、人
病因：豬流感病毒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軍團過去的時候，突然帶來一個病毒，這個病毒在整個歐洲蔓延，死亡人數高達2500萬。然後這個病毒一直蔓延到阿拉斯加，整個歐洲，再回到美國。

所以從1918年開始，人類就開始被流感所困擾。

一旦有病毒突破了人和動物間的界限，它就變成在人當中可以傳播的病毒。

H1N1的病毒是1918年產生的。那時候在人類當中就一直在流行，今天人類能逃避它嗎？顯然不能。

過去100年，1918年到現在為止，這個病毒每天在變，那現在有人把這個問題解決嗎？解決不了，今天我們的疫苗、藥物，都不能完全解決這個問題。

2009年，墨西哥流感，也叫豬流感，因為這個病毒是豬當中流行的，後來全球大流行。我們檢測它的基因是多少？H1N1。跟1918年的基因非常相近。

那麼這個病毒，為什麼現在我們不提了呢？因為它成了我們流感當中的一種，被當作季節性流感中的一種，也就是我默認你跟我一直存在，每年總歸有一些人會死于這個病。

敬畏自然，人類沒有自己想的那麼強大。歷史上的疫病災難，使人類付出很大代價，即便是當今社會，這些突如其來的侵襲性病毒與細菌，其實一直存在，風險也一直存在。我們要敬畏自然，尊重規律。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病毒性的疾病往往沒有特效藥，只有少數幾種病毒人類有辦法克制，絕大部分沒招，比如SARS，其實現在也沒有特效藥，並不像鼠疫那樣，專門有抗生素克制它，病毒性的疾病重在預防，也就是接種疫苗，提陸免疫力，如果沒有疫苗，一旦得病，就只能是靠免疫系統了。

正如這兩天在中國救援的德國頂尖病毒研究專家 Hilgenfeld 教授說的：SARS 是因為中國嚴格的隔離措施消失的。

也就是說，只要我們接下來隔離措施得當，就能順利過關。其實，隔離從來不是忽略了個人的人身自由權，而是照顧了絕大多數人的人身自由權。

最後，疫情現在已經到了攻堅的時刻，希望老鐵們能夠繼續在家宅起，勤洗手，多通風，常消毒，多運動，用健康的身體迎接即將到來的勝利！



人們認為大蝙蝠科果蝠是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對的，又是蝙蝠!)

埃博拉通過破損皮膚或粘膜直接接觸的方式，在人際間傳播加以蔓延，它會引起多功能臟器衰竭，重點是還沒有藥。

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出血熱是當今世界上最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熱，致死率能到50%左右，在世界各國的病原分類中都屬於最高危險等級的範疇。

近年來，出于對這種病毒的重視，世界各國加緊研發了對埃博拉藥物和疫苗，正嘗試用于幫助剛果的埃博拉病人。

意大利彩色畫報所記錄的滿洲大瘟疫

兰台揮塵



恐怖的滿洲瘟疫

鼠疫正在中國大行其道，到處都是一片狼藉。好幾個前往滿洲傅家甸的人對瘟疫造成的破壞做出了以下的描述：

在離我們的轎車七八步遠的第一條街道上，我們發現了7具中國人的屍體，旁邊有三四十個中國人圍在一起看熱鬧。5步開外的地方，在街道的兩旁，兩具屍體橫臥在溪水裏。走出這堆死人後，我們又看到了下面的場景：一個賣榛子和蓮子的中國商販在他的露天貨攤前奄奄一息，他不停地嘔吐，把自己的貨物都弄髒了。片刻之後，他便停止了呼吸。我們就眼睜睜地看着那些中國人撿起蓮子靜悄悄地吃起來，其中幾個還用蓮子塞滿了口袋。

在一個鄰近的攤點，我們看到一些人把一個垂死的人拖了出來扔到了街上。我們問一個中國警察為什麼他無動于衷，他告訴我們這事兒與他無關。來到松花江邊，我們又看到了3具屍體，其中兩個全裸着，另一個半裸着身子。兩條狗在啃食着他們的頭，小鳥也來啄食。

這場面太過恐怖，以至於與我們同行的所有女士幾乎全部暈倒。我們繼續前往輪船碼頭，路上總共在灌木叢中發現了18座墳墓、36具屍體。我們登船之後，中國機械師跟我們講如今每天都有150到200人死于這場瘟疫，而且現在不僅只有窮人會感染鼠疫，商人和官員也不能幸免于難。

兩名哈爾濱官員沿松花江順流而下準備

前往傅家甸，他們拍攝了幾個恐怖的場景：我們看到德利金麵粉廠對面的小島邊上，幾條狗拖着一個中國人的屍體，屍體只剩下頭和上半身。

小島的另一側，我們看到一口打開的棺材，里面的屍體已經面目全非。在小島的另外一側，我們又看到一條狗在啃食一具屍體。等河流一解凍，河水就會帶着這些可憐的屍體流到黑龍江。

兩周前一位醫生和一批護士一同訪問了哈爾濱，我們從他的記事本中選取了以下段落：

午夜——我們把收集的3具屍體帶到了弗羅布列夫啤廠。清晨6點——在達特科夫麵粉廠旁邊，

我們抬走了一具中國人的屍體。9點——我在城牆邊抬走了一具中國人的屍體，又在城里抬走了另外3具屍體。10點——我抬起了一具被人丟在街上的中國人的屍體。10點半——我們從弗羅布列夫工廠抬走了4個像是感染鼠疫的中國人。

街上，中國人劫掠那些死屍。許多奄奄一息的中國人都被丟棄在公共道路上。10來個人把棺材放在松花江岸邊，一群狗跑來爭相啃食屍體。瘟疫已經到達了天津和北京。在哈爾濱，人們大範圍地燒燬在鼠疫中遇難的人的屍體。棺材被堆放在4個巨大的坑里，里面全是屍體。

人們往屍體上倒上汽油後又點了火。這些火葬的地點都選在離城里兩英里遠的地方，由部隊看守。每天都會進行火化。狗和烏鴉在田野里啃食着幾百個奄奄一息的人。

在西伯利亞邊境，人們採取了最嚴厲的措施防止瘟疫侵入俄國境內。所有來自滿洲的火車都要接受超長時間的檢疫隔離。廣成寺的情況和傅家甸一樣，到處布滿了死屍。春天一到，蠅蟲便會出現，到處傳播這致死的病菌，危害面也會更廣。由於害怕鼠疫進一步傳播，中國已經請求西方強國協助他們對抗這場瘟疫。日本鑒于中國的弱小和無能，已經宣佈要用它自己的方法對抗疫病的流行。

1. 恐怖的滿洲瘟疫(未染病的居民驚慌地逃跑，棄屍在街頭。當布朗繪圖) 滿洲百姓正在與鼠疫進行一次殊死搏鬥。

我們在“文集”版塊已經簡述了遠東地區最近幾次鼠疫的流行情況。正在肆虐的這起瘟疫可以說是這其中最難平息的。據估計，滿洲北部大概每天有1000人死于這場瘟疫。儘管22位醫生齊心協力阻止了疫情在哈爾濱的蔓延，但這座中國城市現在也不過是一座死城了。

人們火燒了整條街道，並且認為有必要把整座城市都燒燬。居民們把死屍掩藏在房屋里，以免被帶到隔離區，去了那里就差不多被判死刑了。每天早上，街道上都會堆滿前夜扔到那里的屍體。瘟疫來勢兇猛，令人望而生畏。人們記錄了好幾個類似這樣的病例：本來看起來面色很好的人，當醫生來巡視時，還沒等醫生走到他的跟前，他便突然跟踉蹌蹌、倒地身亡。

瘟疫剛開始爆發，一大群驚慌的中國苦力便準備從奉天和周圍的城市逃往南方，但是中國政府已經採取行動阻止他們越過長城。這些可憐的人們都遭遇了守護通道的部隊，他們身無分文，只能待在瘟疫肆虐的鄉下。

瘟疫給遠東地區帶來了嚴重的損害，使一些地區變得荒無人煙。為了抵抗病菌的傳染，人們乾脆燒燬了受到污染的城鎮和村莊。人們不禁要問：難道我們不擔心這場瘟疫傳播到歐洲嗎？學者普遍認為不必為此等假設擔憂。正如我們在下文的“文集”版塊中描述的那樣，瘟疫已經在我們居住的地區消失將近200年了。法國經歷的最後一次大規模的瘟疫是發生在1720年的馬賽大瘟疫。

在18世紀和19世紀上半葉席捲土耳其和巴爾干半島國家的瘟疫中，西歐國家只出現了零星的幾例病例。1898年，歐洲同時出現了兩例病例，分別發生在泰晤士河的檢疫站和位于維也納的弗朗索瓦·約瑟夫醫院的實驗室里。前者造成兩名水手喪生，後者造成3人死亡。但是這兩次的傳染源都被成功遏

制，及時的消毒也抑制了傳染病的進一步發展。這兩例病例是很有代表性的，能夠幫助化解所有的擔憂。如果這還不夠的話，下面還有來自巴斯德研究院院長魯醫生的意見：

“像所有的傳染病一樣，瘟疫無法抵擋科學開展的衛生運動。我們會懂得在瘟疫和人們之間搭建起重重的阻隔，使得瘟疫在侵害到我們之前就已經被消滅。”

他補充說：“另外，正在中國肆虐的瘟疫屬於肺炎型的，致病更加迅速，致死率更高，它需要一種更加特殊的環境才能擴大這種破壞。中國這些地區非常乾燥的氣候很適合瘟疫的傳播，而我國溫和的氣候及我們採取的預防措施都會遏制瘟疫在我國的傳播。”

因此，我們不必再為此憂慮不安了。

3. 滿洲大瘟疫 清朝的鼠疫 LA PESTE IN CINA

瘟疫讓清朝生靈塗炭。在一些地區，可怕的疾病每天殺死數百人，人們卻不知道該如何阻擋它那致命的腳步。受瘟疫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是哈爾濱，那里已經焚燒了2000具具有感染者屍體的棺材。在一些地方，地面凍得太結實，無法埋葬死者，人們不得不用炸藥挖坑。

為了激勵醫生，清朝政府決定向那些因對抗鼠疫而死的醫生追授榮譽，給予他們陣亡烈士的待遇，並給他們的繼承人發放津貼。攝政王下令撥款100萬元給東三省總督，用以採取衛生措施。

彩圖描繪了哈爾濱令人心驚的疫情。在另一張照片中，一群哈爾濱居民由於受到感染而被隔離起來。

4. 在哈爾濱，人們試圖通過焚燒棺材阻止鼠疫蔓延。阿勃繪製。

5. 一群疑似受到感染的哈爾濱居民被隔離起來。阿古斯(Argus)拍攝。

